

【有所思】

## 老房子的温度

□李 晓

那一年春天，流经小镇的那条河流，潺潺河水流动得特别欢快。我半夜醒来，依稀之中听到河水哗啦啦，似乎笑出了声。

我爸说，你程叔调到县城去了。程叔和我爸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对古诗词颇有研究的他调到县城当民政局长去了。有一个黄昏，西边晚霞燃得正旺，我和瘦高的程叔站在楼顶，他吟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后，我看见他眼眶里滚动着泪花。

我和程叔站在楼顶的那栋青砖独栋小楼，是我爸单位建的公房。程叔住在三楼，刚从乡下搬到小镇的我家，就在程叔楼下旁边的平房里。平房的四周，爬山虎爬满了老墙，远远望去，恍惚以为我家住在草丛里。

我家住的那处平房，到了冬天，水泥地特别凉。幸好隔壁杨哥家冬天爱炖肉，木柴块熊熊燃烧，炉子上的锅里咕嘟咕嘟响，给我家也带来一股股热气。杨哥慷慨仗义，每当家里做了好吃的东西，总要端一碗过来，或者拉上我和爸去他家里好好吃上一顿。那是邻里关系特别温暖的年代。

程叔调走以后，他家住的那套九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就轮到我爸住了。我们一起帮程叔家搬走柜子、床、破了洞的木沙发、塌陷的藤椅等家具以后，程叔指着那口古铜色的泡菜坛子对我爸说：“老李啊，你我同事一场，这口泡菜坛子是我妈留下来的，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我爸连声说好。我妈当年在村子里做的一手好泡菜，声名远扬。

那一年，是1988年。34年时间过去了，程叔送给我家的泡菜坛子，依然庄重如古董般稳稳当当地立在老房子里。我妈用坛子里的泡菜做火爆腰花、酸菜鱼、凉拌三丝、泡椒炒猪肝，在这些家常菜的香味里，我们度过了一年一年的端午节、中秋节、除夕、元宵节。

那年，搬进程叔家的房子前，我请来老家的泥瓦匠周师傅。他提着一桶石灰水，把房子墙壁刷得白白亮亮。我妈从乡下搬来的老家具里，有一口掉了油漆的樟木箱子，箱子里放着我爸我妈1964年的结婚证和老照片。去年秋天，爸爸远行去了另一个世界，妈妈常常摩挲着老照片，望着照片上当年英气勃勃的爸爸，一个人深深陷入旧时光的深水里去了。

搬进新房子的那年春天，屋檐下呢喃的燕子飞来筑了两个巢。我妈说，燕子来筑巢，是祥瑞之事。燕子记得回家的路，每年春天一来，这些柔情的鸟儿便穿越苍茫山水，飞越万里云天，扑向小镇的屋檐下再次筑巢。

1994年秋天，我和一个来自县城的女子携手，在小镇的这套房子里点亮了一盏叫做家的灯。爸妈把那间稍大的卧室让给了新婚的我们。1996年新年的晨曦之中，一个孩子的嘹亮啼哭声，宣告一个新生命成为这套房子里的小居民，他是我的儿子。

1998年春天，我从这套外墙已变得灰白的小楼搬到了新城刚买下的房子里，老房子里从此只留下爸妈居住。我爸退休前，按照房改政策买下了房子的产权。

我搬走以后，爸妈又一起在老房子里生活了23年。23年里，他们生活的气息已渗透进老房子的墙壁、地板、天花板、老家具。老房子里，爸妈相依相守，有时比沉默更沉默。我妈每一次外出归来，躺在沙发上的我爸都伸颈抬头望着她，眼睛睁大，浑浊的目光放电一般明亮起来。平时，行动不便的我爸还喜欢趴在窗前，听梧桐树上的鸟鸣声声。

今年除夕，我妈来我家吃了年夜饭后，又犟着脾气回到老房子里一个人住去了。她说，你爸走了，我还要守着老房子过年，这样才对得起你爸。

我走到老房子楼下，忍不住抚摸着老墙，砖石灰簌簌而落。时间，在老墙上也长出了老年斑。

【在人间】

## 父亲送水

□星袁蒙沂

天气预报说过两天有雪。这天中午刚过，父亲就骑着摩托三轮车赶来了。照旧，车上载了个笨重的乳白色大塑料桶，里面是满满当当的山泉水。一大桶水，四百多斤。

我居住的镇上有自来水，水都是经过处理的，达到了饮用标准，只不过那些水来自一处露天河坝。街坊们都知道，镇上的水没老家那边的水甘甜。不光老人家知道，镇上居住的人家也都清楚，所以，镇上人大多买桶装纯净水、山泉水喝。天气晴好时，也有开着车到处卖井水的。卖的井水或泉水不是桶装的那种，是卖水人自己从山泉或井里灌的，直接开着运水车叫卖。

父亲送水，都用摩托三轮车。春夏秋还好，冬天寒风又冷又硬，扑面而来，仿佛针扎。他穿着棉衣，戴着棉帽和手套，骑着车，仍能被风轻易吹透。有时我不让父亲来，他就说是顺路捎来的，主要是想过来看看孙子，车里空着也是空着。老家的宅院离大路四五十米，虽有井水，装车却不方便。父亲每次送水，都得找靠路边的乡亲家灌水。

其实，父亲从老家那边拉水到镇上，算上工钱、油钱，与买水喝没啥两样。只不过，买的那些水究竟是不是山泉水，是哪里的山泉水，不太让人放心罢了。他大冷天送来的当然不光是水，还有一条鱼和一些草鸡蛋。那条鱼，是母亲头一天去小舅家拿回来的。小舅家杀了猪和羊，母亲回家时带回一条黑猪腿、一条山羊腿，还有一条鱼。母亲把鱼留给父亲，把猪腿和羊腿带到了镇上我们家。第二天，父亲就来送水了，那条鱼也搭车来到镇上。

我不知道那条鱼是母亲从小舅家带回来的，以为是父亲买的，一问才知原委。猪腿和羊腿没给父亲留，只留了条鱼，他在送水时又送到了我家。我看到鱼，心中不是滋味，真不知父亲是为了送鱼和鸡蛋才来镇上送水，还是送水捎带上了鸡蛋和鱼。不管是哪种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水、鱼和草鸡蛋都从三十多里外的老家来到了镇上。

头一天晚上，大儿子要吃羊肉串，我把羊腿肉切下来用电烤炉烤了三十几串，剩下三串。次日一早，一向不爱吃饭的小儿子刚起床就嚷着要吃烤串，无奈，我把剩下那三串用电饼铛热了热。小儿子才两岁半，我就给了大儿子两串，给他一串。小家伙咬了一口肉串随即抗议，问我为什么哥哥有两串，而他只有一串。跟小不点儿讲道理没用，我只好说：哥哥一

串，奶奶一串，顺顺一串。小儿子叫顺顺，听我这么说，他也附和说了一遍：哥哥一串，奶奶一串，顺顺一串。事实上，大儿子硬塞给他奶奶的羊肉串，母亲并没有接。

我跟父亲聊这事时，大儿子梓航去上书法课了，小儿子想起羊肉串，又嚷着要吃。头一天的羊肉串并未烤完，还有十多串生的。拗不过他，我架起电烤炉，开始烤。烤熟放进盘中，让父亲和小家伙吃。小家伙倒不客气，拿起来就往嘴里送，父亲却不吃。我拿了两串硬塞到他手中，又被他放回盘里。父亲解释说他不喜欢吃羊肉，太膻。为了证明他不喜欢羊肉，还举例说，前一天去表哥家，中午上了盆羊汤，他一口没喝。父亲说，如果是鸡蛋汤，他就喝一碗了。我记得父亲以前是喝羊汤的，看上去还挺喜欢的样子。后来，不知从啥时起，他就不喜欢喝羊汤了。我是特别喜欢喝羊汤的，这一点家里人都知道。也许，这正是父亲“不喜欢”羊肉和羊汤的原因吧！家里做了羊汤，我总是顿一顿地喝，因为父亲母亲都不喝，都嫌膻。

父亲那句“如果是鸡蛋汤，我就喝一碗了”，显然是个悖论。老家那十多只草鸡下蛋并不多，用他的话说，一天也就两三个或三四个。老家那边买菜不方便，几个鸡蛋根本不够隔三岔五煎着吃的，却全部被攒起来，送到了镇上我们家。有时回家，我见桌上没啥菜，问父亲咋不炒鸡蛋吃，他总是回答说：“想不着。”

父亲把猪腿收拾完又分割好，我让他下午回家时带一块肉回去，他不肯。我告诉他，下午我得回趟老家，带块肉回去，下午我炒着吃。父亲仍不肯，称老家冰箱里还有肉。

我先于父亲回到老家，见餐桌上只有一个菜盘，里面剩了少许菜汁。这盘菜，不知是何时炒的。父亲到家时，车里多了两棵白菜。大概是因为我要在老家吃饭，他买回白菜，是想炖肉吃吧。不用看，冰箱里的确有些冻肉，但其他菜应该没有了，包括鸡蛋。

为何急匆匆回趟老家，我自己都说不清。村里一哥们儿给我打电话，说炖了肉，让我去喝两杯。我没了兴致，回了句“刚吃完饭”，一个人走向田野。

冬日，村落和田地到处光秃秃的，色调暗淡，远处似有雾气升腾，模糊了。周围的一切都静悄悄的，像是陷入了某种沉思中。干啥呢？捡拾几块形态亮眼的小石头吧，回家倚靠那些歪斜在盆内的花草，算做这趟突如其来的行程的一个“由头”。

【浮世绘】

## 疼痛让我们变温柔

□丹 萍

不能很任性地去变老，让我很困扰。

不想坚持跑步了，因为跑步让我受伤好多次，但大家每次看到我都问：“坚持了没有？”所以，我还要坚持啊。

不及时把白头发染黑，大家真的会催我，我妈也催，朋友也催。

说自己老了，不想去爬山，尤其是那些对体力考验很大的山；聊天的时候，想不起要用的词，我说：“老了，记忆力下降了”……这些表述全部被大家批评了：不要总说老啊老的，越说越会老。

穿平底鞋被批评，天不够冷就穿羽绒服也被批评，因为这些都是对抗岁月考试中“差生”的表现。可见是真的变“差生”了，好学生偶尔失手一次，大家是不会批评的。

我以前也总是提醒别人。比如，我有一个理论，在冬天，只有真感觉到冷了，才说明你穿得够好看。公司的老大姐说：“你怎么不多穿点儿”，我就把这个理论抛出来。

去年我还建议赵姐去做去眼袋手术：“一定能年轻不少。”前几天她问我去哪儿做，说她终于下决心了。我又劝她，算了吧，“用力过猛。”

以前我总说我妈走路好像是在勘探，“路明明是又直又平的，你那么谨慎干吗？大胆走啊。”她早上在公园做操，甩手、拍腿之类的，我说，“这基本没有用，要增加肌肉力量才行。”这几天我感冒了，完全理解她了。忙了一天头晕晕的，全身酸痛，进家门的时候差点站不稳，晃动了一下，抓住门框才算没跌倒。于是也不敢一脚把鞋子甩飞了，而是脚下慢慢换拖鞋，动作慢得好像时间都停止了。

晚上喝牛奶，想把牛奶包装盒扔进垃圾桶，觉得腰痛得不能弯，只能蹲下来扔。蹲下来第一次没扔进去，盒子里残留的牛奶洒了一地。为了减少反复站直，蹲下带来的身体压力，我直接抬手抓过纸巾，蹲在那里不动，把地板

擦干净了。就这么两下已经感觉超负荷了，站起来甩手、拍腿，活动了好一会儿。

睡觉前，想想自己一天没运动了，靠在床头做了一组“手臂平举前后摆动”。感觉这个动作老少咸宜，上网找了动作要领，发给我妈，让她也练。投桃报李，我妈让我练“握拳松拳”，要领就是“好像把手上的水弹出去”。这事要搁以前，我肯定又要批评她了，但现在试试觉得挺好的，弹两下就睡着了。

这两年增长最快的知识领域，就是有关感冒的。不管遇到谁感冒，我都会说：只能靠时间，自好性疾病，怎么都没用，精油涂抹没用，热水泡脚没用，炖梨吃没用，感冒药其实也没什么用。

整整两年没感冒了，这次轮到自己感冒，我才发现“没用”的说法不对，做点什么都是有用的。

朋友说自己也感冒了，心率有点快，胃有点疼。我咨询医生心率快怎么回事，另外一个朋友咨询医生胃疼怎么回事，大家把自己的资讯汇总了一下，没有什么超纲的回复。朋友说，和她问医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感觉这下就放心了。看来，没用的动作也有用。

我家里有水灵灵的大梨，我问大家怎么吃才对缓解感冒症状更有帮助，大家说怎么吃都行，你可以试着煮水热乎乎地喝下去。

既然知道一切只能靠时间，那总要做点什么让时间过去。煮了梨水，我又去泡脚，然后又拿儿子读高三时老师送给他们的小棒槌胡乱敲打了一会儿穴位，心情好多了。

有一种有用，就是无用之用。看来以前关于“没用”的所有说法，都有点武断了。

我觉得新的一年用感冒开局挺好的。身体孱弱一点儿，疼痛多一点儿，做人的气焰就没那么嚣张，最近我打电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小了，听上去无比温柔。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孔昕 美编：陈明丽